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第一卷

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三十日

供參考
請勿發表

第八頁

本期目錄

- 一 中國當局的新方針
- 二 我們為什麼要軍隊中國
- 三 強盛的中國為太平洋和平所必需
- 四 未來戰爭的三大因素

中國當局的新方針

八月十六日對特報社評

蔣主席於抗戰勝利紀念日發表之「告同胞書」及「告敵偽書」和偉大的奮鬥，並指示種種重要的成就，該文告亦述及煤礦成果如何大部份被頑固不化的內亂所破壞殆盡了，抑且此種內亂有擴大規模內戰之虞。該文告之發表，雖不能避免衝突之蔓延，如美大使可說當經所建議者然，但確能澄清局勢，並已提出萬民贊同的挽救危局之方針。在這一方面，它同時給予毛澤東將軍之訓，俾其作以新的激勵，假使朝停之門尚未開闢的話。

該文告建議中共於本年初簽訂停戰協定，並同意合作方案後，立即遣背諾言，發動戰爭，以擴充地盤，同時更增加惡劣破壞停戰協定，甚至攻擊美國軍隊。蔣主席雖未明確表示造成此種混亂局面的原因，但我們明白，共產黨之簽訂停戰協定，實想求得對方，並作繼續進攻之準備，此為彼等願不願之備後，除此之外，使中國局勢之轉變如此迅速和強烈者，實為下述二事。

一 為史大原於二月九日發表之演說，彼極力呼籲共產黨以武力反抗新，資本家對於戰爭之威脅。二 為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延緩撤兵，此種行動非但造成共產黨

00116

向前推進的良機，而且其中共之行動更為呼應，而國軍於其前進途中曾遭
過蘇聯所加之種種阻礙。如蔣主席指出者然，我們知道共產黨雖已被迫自
東北的較大城市中潰退，但他們所盤據的地域頗較簽訂停戰協定時為廣，
彼等在其佔領區中，自設政府，擅發紙幣，隔絕交通，以及攻擊政府當局及
其軍隊，結盟可謂在國家之內，乃造成反叛國民政府的另一變相國家，使中
共與國民政府聯合以期消弭內亂，實與美國南北戰爭時有人擬使林肯和
普斐德，但羅斯福組織聯合政府以停止內戰同屬不可能。

然而，這始終是蔣主席不易的信念，亦為馬歇爾將軍互作之目標。此
乃本年正月停戰協定的宗旨，也是此次蔣主席文告六大方針之依歸。蔣
主席依舊表示，中共停止動搖國本的戰爭，他並呼籲政府官吏檢討他
們自己的過失，共缺陷，同時他更明白地說，他不再容忍共產黨破壞統一之
行為，他希望共各黨派與無黨無派人士合作，以實行統一，共復興之方
案。

國民黨掌權政權因歷年戰爭及共黨叛亂而延遲至今未得結。亦
但此其時矣，目前的一黨政府決定不顧一切阻礙改組為一個擴大的三黨政
府，無論中共參加與否，制定新憲法的國民大會決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政
府更決定其贊同人士協力實踐，本年一月簽訂的停戰協定，可是叛亂行
為定須而且必能戢平。

我們美國人民熱誠贊助並同情此種計劃之實行，固心中國獨立，
和平繁榮之美國人民希望中共能明察良機而毅然合作。

我們為什麼駐軍中國

(七月廿四日美國費城日報社評)

中華民國建國元勳孫先生的遺孀孫夫人要求美國自華撤兵，她指責中國的反動派挑起內戰，而希望美國與俄國發生武裝衝突。

我們指出孫夫人的這種言論完全違背着莫斯科的宣傳，並非懷疑她發言的動機，不是出於為了國家利益的誠意與信念。美國也有許多人為我們的在華地位而惴惴不安。

至於其俄國武裝衝突，似乎目前並沒有這種危險，然而談到遙遠將來的可能性，徒增煩惱，而妨礙美聯各國進展所必須的友好關係。我們目前的對華政策，並沒有什麼神秘，上月代理國務卿阿契生氏曾明白表示，我們現在的駐華的三萬名海軍陸戰隊仍將繼續下去，保護自礮山至海岸的煤的運輸，這個服務對於中國經濟是大有裨益的。我們還計劃着協助中國訓練裝備六十師軍隊，其中包括十師共黨軍隊。關於此事的議案已提至國會。

我們並且對華有一個租借協定，以戰時結束時運赴太平洋價值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物資供給該國。這種都是一個友好國家對另一友好國家的協助，而且也是中國所需要與企求的。蔣主席是我們平時其戰時的舊友，他對日抗戰有無可訾議的功績，為故羅斯福總統所信任，曾在開羅當面會談，協議了盟國防務的對策。

我們並不隱諱國民黨一部分的守舊勢力，我們堅決希望中國取消一黨專政，民主化政府的形式，并予共產黨及其他政治團體以完全自由的合法政治活動。

美國幫助中國的政策至少已有五十年歷史，目的並非要對玩外面的任何國家，它是符合我們聯合國任務其責任的。我們在國際間意欲促進有秩序的自由，我們的對華政策也以此理想相行。

強盛的中國為太平洋和平所必需

(七月廿四日美國 Times Union 報社評)

美國欲輔助中國停止衝突，俾建民主憲政的政府，此項政策，似已大遭挫折了。戰時西遷到長江上游的國民政府，現已遷都南京，它需要策首都之安全，免東北一帶美軍之威脅，并保衛北平與東北間的交通線，但共產黨軍隊除強迫外，不願撤退。于是馬歇爾將軍辛勤轉瞬的停戰，似乎重又破壞了。

共產黨往空際的地方進展，^但當他們受到反抗的時候，就把宣傳集中指責美國，說美國在助成中國的內戰，然而這個悲劇正是我們竭盡種種努力使之避免的。

共產黨的孫夫人說，中國政府的反動份子暗中設法把美國拖進對蘇戰爭，她的聲明對於美國亦無好評。

然而無庸諱言，世界上最弱的地方，最有危害和平的危險，中國也像伊朗、希臘及的里亞斯德一樣，因為它們的孱弱，所以是危險的地點。

我們對華那種奇怪的兩面政策的结果，延長了它的孱弱，我們對於別國不見得去辨別民主的真偽，我們卻苛求那尚無民主工具的中國，堅持着要它作適當的民主運用。結果對於那唯一有機會建強盛統一自由中國的國民政府，未能作全力的援助。

共產主義的中國，決不能成為民主的中國。
非共產主義的民主黨派，才能締造民主的中國，但它沒有使中國強盛或統一的實際能力。

中國的實際力量，除了過度誇張的共產黨之外，都在蔣主席的領導下，他並且有統一團結的意志。國民黨的計劃就是要建設民主，它還沒有成功。日本侵略後的長期不安定，當然是妨礙的因素。我們如再延誤，對一個盟友不作堅定的支持，以造成強盛團結自由的中國，足以增加引誘，使別的国家選擇它袒護的對象了。

未來戰爭的三大因素

〔美國前地理學務長 A. A. Beale Jr. 於一九四八年八月美國人雜誌〕

欲臆測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會發生，此時尚難過早。當然，這種戰爭並非是不能避免的，而且我深信，世界各國都虔誠地期望着，不致被捲入另一次大規模戰爭的漩渦。

可是歷史上最糜費的戰爭結束一年後的今天，國際局面尚未重行獲得保證和安定。造成這種動盪局面的唯一原因是，若干國家尤其是蘇聯，發現其他國家的善良本意，而處心積慮地倒行逆施。此種行為為前形露骨，則將無疑地驅使我們牽涉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坦白地說來，蘇聯對於英國甚至美國也作如是想法。

目前的世界是如此渺小，而國際均勢又是如此柔弱不穩，所以一旦造成下列三種局面之任何一項，我們將無疑地遭遇一次新的戰爭。

- ① 若任何國家以帝國姿態出現於國際舞台時。
- ② 若任何國家蓄意憑藉其一己之機謀以獲致本國之充份安全時。
- ③ 若任何國家憑藉武力一手強使其鄰邦從事改革時。

蘇聯曾在伊朗和中國東北造成混沌的局面，並於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向其它國家類施壓力，這一連串不愉快的事件使世界上若干人士（包括邱吉爾）疑慮莫斯科正在策動大規模的強權政治，此種預謀，是使新的世界大戰可於任何一天爆發。

假使蘇聯真的蓄意一手造成世界帝國，世界安全或共產改革——或者同時造成這三種局面——則我們必然遭遇危險殆無疑義。在這種情形之下縱然你深深地同情共產主義的理論，你也得準備隨時挺身一戰。

單單指責蘇聯蓄意造成上述三項首險的局面，似乎有欠公允。但我確然明白美國藉此預謀，英國更無暇及此，我們須加注意的便只有蘇聯。

一九四四年八月，我與國務院若干人士非正式舉行小組討論，藉以探索蘇聯之意旨與企圖。尤其是近東及東南歐方面。我們認為蘇聯陰謀在伊朗鞏固其地位，歷史告訴我們，英蘇在伊朗已敵對了一世紀之久。蘇馬海，我們發現蘇聯意圖完成其大規模的南進計劃，因為有若干地帶並不連繫，如非你把他們併在一起。

茲以希臘為例，希臘共部左翼份子從美國獲得武器，但他們的謀機上是錢鎗和鐮刀，他們不大和德國作戰，很顯明地，他們準備在三場不同的國人自相殘殺，他們在保加利亞獲得蘇聯軍隊的援助，並且佔領了靠近愛琴海的薩羅尼加 (Salonika)。

我們還認為（後來業已證實）蘇聯必想奪回這達尼爾和波萊士耳其政府，蘇聯還計劃締造一個自由的古底斯坎 (Kurdistan) 蘇聯回教徒更組織使節團訪問麥加……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蘇聯當意前意大利殖民地約黎波里坦尼亞 (Tripoli, Libia) 亦非我們意料所及，此足證明蘇聯實有席捲近東之意圖，此舉一旦實現，英國生命線將被摧殘，但事實上英國已致於消聲匿跡。而六味保守紙張，即或是希望英國退出的希臘人，阿拉伯人或埃及人，亦是不能忍受的。

英國的願望分明是恢復戰前的勢力，在定原有的殖民地，上保持著至高無上的主權。

若蘇聯確有此企圖，則英蘇二國間劇烈的衝突將有立即爆發的可能（雖然衝突的確期我們尚不能預測）這也可以說是世界上每一個人面臨的難題，這是真實的危機，除非及早妥謀解決之道，否則這便是另一次世界大戰的開端。

在墨西哥城結束了格浦洽拍克會議 (Chapultepec Conference) 以後，我於一九四五年四月回返白宮，述職與羅斯福總統商談有關蘇聯企圖的種種問題。當時總統剛自雅爾達三巨頭會議回國——疲乏而帶病；不幾天他就溘然長逝。他對雅爾達會議頗感失望，因其結果與其初衷大相逕庭。當時我極想明瞭蘇聯企圖所在，總統乃加以分析。

在他看來，蘇聯期望安全，較形成帝國更為急切。但事實上，安全的目的蘇聯人們太遠，而國家主義者的意志很容易擴展為締造帝國的企圖。同時，他更為英國保守黨政策擔憂。他說英國保守黨政策，道乎一八九〇年的政策。該黨政策計劃建立三西歐集團，以英蘇聯核武，羅斯福總統對此大為不滿。他深信除非經由英界核權權，善鄰政策必謀視其危局。否則另一次英界大戰的發生，僅是時間問題。關於此事，總統深信英蘇二國俱能辦到，而且捨此實無其它更好的辦法。

當時我推測總統之意為舊金山會議是感服英蘇二國的談話，形或英界核權為締造英界政府之先聲。同時亦是轉變英界危局的提挈。

與羅斯福總統商談結果，我得到一個明確的結論，假使任何強國過藉任何理由企圖形成帝國姿態，則第二次英界大戰的爆發僅是時間問題而已。

對日勝利日我們因恐慌業已解脫而舒了一口氣，但時至今日，各種互相衝突而積不相容的要求却層出不窮。

蘇聯宣傳家老是喋喋不休談論着安全問題。安全雖很合乎自然，但究它究竟不是單純而易可達的目標。

從第二次英界大戰的經歷中，我們已獲得了軍事地理上的寶貴知識。現代戰事地形並非偏處一隅而固定不易的。我們為荷爾西半島球起見，這方連結了納塔耳、巴西、達卡與非洲。這些戰事地形決定了戰局，要非上述空軍根據地與將無法予以殲滅。但此計劃僅為適應中距離飛機而設計，為一九四〇年當時一千八百哩以外的攻擊殆屬不可能。但至一九四五年對日勝利時，四千哩的長距離飛機已為可行之事。即或是納粹德國橫貫大西洋的大箭戰術，我們也將其粉碎了。

將至今日，我們依舊可以在蘇聯。美國本土二千哩的地方保留戰事狀態時的空軍根據地。但假使我們要把敵於四千哩以外，則我們必需建立防禦線，應北迄蘇聯的阿爾漢格爾（Arkhangelsk）——囊括大部份的中歐——西至地中海。

以蘇聯或英國言，蘇聯莫斯科與倫敦四千哩的防衛圈將包括若干亞洲部份，大部份非洲，歐洲全部以及北美洲之一部。

具有原子彈和火箭的武器根本沒有安全的存在，安全亦非任何一個單獨的國家所能獲致的——除非它把世界的大部份都征服了。即或到將來，也可能沒有安全之希望。如此看來，以安全為藉口的領土要求，實一無根據。若謂蘇聯英國或我們美國為了安全，必須佔領伊朗，土耳其，希臘或其他國家，則無異於人說夢。設使各種領土要求確有根據且屬必要，那末事實上還得包括北美半球在內哩。

人們在過去已經查錯了路，深陷泥淖而不自拔——以帝國主義的姿態為本國要求一己之安全，還有若干別家亦冀獲致一個較好的去界，而不顧一切地為國政善其完國家的局勢，尚其特也。即各該國被改善國家的意志也不稍加以一顧。此種企圖在歷史上屢有記載，例如西班牙人在十六及十七世紀時，深信他們應將整個世界的宗教劃一為天主教，他們還想把整個世界強行一個西班牙帝國。英國在征服其殖民地時，亦屢以賜予權利予遠東及遠東之土著為依歸。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總統企圖以美國行政之福被帶給聖多明各（Saint Domingue）及海地（Haiti）當時我曾以外交文海與之爭執殖民地。的征服，往往以後救廢於治理不善之政府所與下的人民為出發點，此種實例在歷史上已非新奇之事。

然目前情形看來，遠東大部份國家都在治理不善的逆境中。其在以下層階級的人民為前提，伊列歷次政府都是沒有行政效率，甚至受是深到令人可怕的事實上，下層階級的人民佔全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埃及情形亦腐敗不堪。當尼姆士（Nimrod）在埃及王替中，不物皆供應局時，有一次他分配米箱於各醫院，後來他查驗結果發現大部份米箱已安置於高級政府官吏的私人住宅中。蘇聯錄騎所過之處，此種

政府比比皆是為了百分之九十的人民文化上的改革也許是當務之急。蘇聯曾言斯力竭地說它不願各該國人民生活於如此狀態中。

假若一強國單獨着手改革其它國家的文化無異於一種侵略者之行為。西班牙掌據中的天主教曾毀壞其落為奴役性和拓展性的征服行為。英國的法律和正義已直接轉變為經濟上的剝奪。觀諸以俄事實。共產黨的征戰事蹟亦為不齒已極。若欲明瞭蘇聯佔領下的實際内幕情形。不妨輒閱在中國東北的任何人或者匈牙利境內的農民。有一個人曾坦率地對我朋友某君說。蘇聯人一定是十分窮苦的。世有一個窮苦的人才會硬著心腸殺死我的大天。而謀殺的動機僅僅是為了想攫取廚房裡的一把椅子。至於我們美國的佔領軍。我亦不必在此大言不慚地替他們吶喊了。

然而因為經濟滿目的現狀適合於其美。且為避免新的社會改革引起見。我們竟不顧一切地加以維護現狀嗎。當然不。觀。若若干國家的多數人民呻吟於現實的陰暗面。此種現狀是不能加以維護的。各該國經濟漫有革新的運籌。而且國際經濟恢復阻礙進步的因素。

職是之故我們在聯合國大會討論之初着重於積極的救濟之道。財政方面我們建議設立世界銀行。航運方面設立航運理事會。以及其它做經濟理事會。和社會理事會等等。假使聯合國方面的工程師。理財家和技术人員積極從事工作。則目前的許多難題。一能迎刃而解。至少可以改善不少。設若在協調和合作的情形之下。這些問題。一旦都行解決。則我們便消滅了恐懼和憂慮。而且也有了進步的機會。假如任何國家單獨從事於世界之改造。則結果便是戰爭。而其發生便是時間問題而已。如非去界各國真誠合作。努力不懈。我們才有和平。才有進步。

在判斷蘇聯政策的將來趨勢時。我們須衡量若干悲觀的和樂觀的因素。

茲先就悲觀的因素畧加論列。以下是幾件不可忽視的事實。

① 大規模革命後果是拿破崙式的。此乃歷史上的必然現象。奧立佛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因反對英國斯圖亞特王朝 (Stuart Dynasty) 的專制政體而於一六四七年發動革命。他享有護國主 (Lord Protector) 之尊。就觀其行徑。不啻為一個法西斯蒂獨裁者。其征戰像歷史上任何一次同樣

的殘忍和野蠻。法國革命時代躊躇滿志的青年將軍拿破崙，借推翻專制之巨潮席卷整個歐洲，其所作所為全然是個侵略性的白晝。

② 然而更危險的一件事は，蘇俄埃斯那生活在他自己的去界裡。蘇俄人都深以為美國的公園、博物院和圖書館是專為資本家的後裔而設的，而事實上有很多美國人也不加思索地相信及蘇宣傳。生活在自己的去界裡的人民被彼因報導失實而與其它一個去界發生了隔閡，甚且發蓄成恐懼和仇視的心理。

③ 可是最足令人悲觀的是，赤無休地沿過去錯誤的覆轍而不思革面洗心，堅持大量軍備的保留以及將政治壓力加諸軍隊身上。蘇俄雖然是一個十足的獨裁國家，而因為軍隊有推翻獨裁之虞，所以蘇俄的獨裁者便使其軍隊調動頻繁而一兵餘則存一心向國外推進的軍事行動中便可減少軍隊對於獨裁者的威脅了。

④ 共產黨革命策略完全以去界革命為其唯一信條，依據史太林的觀念，蘇俄應以締造一個大規模蘇維埃國家為其標的，列寧和其信徒們具有不可一去的陰謀，他們的革命之道也可移用於侵略方面（希特勒的第五縱隊及軍事上的鉄腕壓力即借鏡於蘇俄的陰謀），克里姆林宮中的人們都以征服去界作為他們的宏願。

至於令人樂觀的因素，我們應加注意的是下列若干事實。

① 以軍事成就，蘇俄已於陸軍方面獲得了莫大的勝利，它不必再在去人面前致力於攻或守的軍事行動。

② 蘇俄深切明瞭戰爭在人力和財力方面的大量糜費，它也不致於再像拿破崙那樣做夢了。

③ 我想蘇俄政治家不致於有裝備優良的謬誤觀念。美國租借法案在蘇俄生產方面曾予以大量的援助，蘇俄軍隊雖然勇於作戰，但裝備方面若和西方民主國家比較起來，實有天壤之別。據史太林最近估計，蘇俄若欲恢復戰前狀態而舉勝於前，需完成一個新五年計劃，欲得三倍的生產則需需三個甚至三個以上的五年計劃，此計起來需時二十年之久。史太林曾說去界各國都不願再從事一次戰爭，這倒是不易的真理，他所說

去界各國當然色括蘇聯自己在內。

④ 共產黨不再堅持共產主義國家應先發動戰爭，他們希望資本主義國家自相殘殺而蘇聯不干涉戰禍，或者希望資本主義國內發生內戰，在動盪的革命行動中，他們的人民便自趨共產主義之途。一九四一年德國攻蘇以前，史太林一直有此信念。

共產黨當然不會就視非共產主義國家有侵略的可能，他們寧可在神經過敏地恐懼着，這種卑劣心理不無原因，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期間，他們確實遭受過國外的侵襲。若干國家（包括美國）有很多人主張措淡罵地說，將來恐有一天，我們會和蘇聯一戰，關於此等人士，我們不妨目之為不負責任，但蘇聯則不然。

縱使蘇聯人此種恐懼心理有所根據，但他們的優良的情報當局深知，英國即使想發動一次大規模的戰爭，他們也無可出此，而美國軍隊大部份業已迅速地遣散，這些國家對於蘇聯實不足為慮。

⑤ 最 足令人感到樂觀的現象是，從美國人目光看來，當一個美國人和一個俄國人相遇時，友誼之情油然而生，若環境許可而高級官吏不加干涉的話，他們之間是可能發生一種相互信賴之心的。在蘇聯境內雖然普遍地有此情緒，我相信美國境內亦然。

我個人以為目前莫斯科有二種不同的思想上的派別，極端派人士（曾設想蘇聯集團和其它國家將永遠處於敵對狀態，他們主張儘量利用整個世界之弱點，設法在充滿着混亂和不定的國家長驅直入，他們主張應積極進行攪取整個中東的行動。

在另一方面，溫和派人士希望蘇聯能專心一致表國內樹立繁榮的共產主義經濟，俾賦予蘇聯人民以允諾在前的幸福。史太林不偏不倚，似乎想拉攏二派人士心理上的隔閡，期能互相接近。

從種種情形看來，我相信自一九四四年秋迄一九四六年三月為此蘇聯政策一直被極端派人士所支配着，但自本年二月蘇聯競選以送我，想史太林業已親手將此情形有了一個大轉變，他雖不常發表言論，但他命令蘇聯軍隊同時從波羅的海的丹麥領大，伊爾北部及中國東北之一部撤退回國，他還宣佈蘇聯希望和平，因此極願為支持聯合國機構而努力。

可是事實却未臻妥善善美之境，雖然軍隊業已向後撤退幾步，而

外交和宣傳依然舊觀大有永無懈怠之勢。將革命潮流灌輸於鄰國境內之技術仍然未曾廢棄。

杜魯門總統於本年初眼見蘇聯行動似乎是強權政治之勾當乃不容忍而穩健地決定了三項對策。

——他將勇敢地接受蘇聯造成的危機之降臨決不藉外交辭令意圖規避。

——他希望依據世界公意解決一切國際間之紛爭並對全世界人民負責。

——他將使美國的全部力量都感嘆(必要時包括軍事力量)作為蘇聯令國後援之後盾藉以有效地解決一切紛爭。當然此非英美或其他同盟國也不足保舊的國家主義外交而是根據道義的原則更以人民意志為依歸的合世界行動。

這些對策針對着鉅大的壓力若非偉大政治家之勇氣實不足以談此。杜魯門總統在國際間的威望因此提高不少。

然不論蘇聯計劃如何我相信任何國家若在目前世界情勢之下企圖造成帝國形態謀求其一國之安全或當意單獨改革都非時則我們為維護和平起見更應加以堅強的反擊。這種事情應在委員會法庭——聯合國機構——謀求解決。陳舊的祕密外交業已不適用於現代我們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界公意的國際性決議。

聯合國國家或以聯合國宗旨為原則為行動之準繩的各國非但應隨時準備此種和平威脅之降臨而在不可抗禦的境遇中更應採取積極行動以應付之。若任何地區情況嚴重非予以肅清不可時則經各國共同協議的國際一致行動實為必不可少之工具。美國及其他強國應隨時準備參加並予以援助。

假使在我們這苦難的時代尚有保障和平的辦法我想這便是唯一之次去界大戰是大規模毀滅性的原子戰爭若欲避免除此別無它法。

完